

增補老子古義

附漢代老學者攷

下冊

老子古義卷下

長沙 楊樹達 遇夫 譔集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淮南子道應訓〕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文子上禮篇文略同，
彼皆作老子語。〕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

〔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篇〕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日而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

〔韓非子解老篇〕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

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

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
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
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論人曰：孰
知其極？

〔文子微明篇〕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
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
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卽福不來；見不
祥而行善，卽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
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
知其極？

〔說苑敬慎篇〕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

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樹達按：其，豈也。善復爲妖，疑脫其無善二字。

人之迷，其日固久。

〔韓非子解老篇〕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

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

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

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

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

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韓非子解老篇〕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貧；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能問知，卽不成迷也。今衆人

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淮南子道應訓〕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

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

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淮南子汜論訓〕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

〔文子上義篇〕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力

自修以道，而不責于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于天下，卽難矣。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韓非子解老篇〕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

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閒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夫唯嗇，是謂早服；

〔韓非子解老篇〕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

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早服謂之重積德；

〔韓非子解老篇〕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則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韓非子解老篇〕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

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韓非子解老篇〕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韓非子解老篇〕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

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韓非子解老篇〕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

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韓非子解老篇〕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韓非子解老篇〕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淮南子齊俗訓〕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

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

樹達按如前條韓非之說是也。

爲刻削者曰：致

其鹹酸而已矣。

文子道德篇文略同。

〔蜀志姜維傳評〕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况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韓非子解老篇〕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瘞疽痺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淮南子俶真訓高誘注〕道家養形養神，皆以壽終，形神俱沒，不但漠而已也。老子曰：以道隸天下，

其鬼不神。此謂俱沒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韓非子解老篇〕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韓非子解老篇〕鬼崇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韓非子解老篇〕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

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

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樹達按則取大國及或下而取二取字，皆見取之義。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尹文子大道上篇〕夫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淮南子道應訓〕見前二十一章竊兮冥兮條。

〔淮南子人間訓〕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老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史記滑稽傳〕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

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於殿。

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
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
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
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
有詔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
尉。傅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
大言，小人相送以財。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
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文子道原篇〕真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新書退讓篇〕

梁大夫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

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美；楚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己，因夜往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

宋就就曰：惡！是何言也！是講怨分禍之道也。惡！何稱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日而行瓜，則此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聞之，怒然醜，以志自愾也。告吏曰：微搔瓜，得無他罪乎？說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說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乎！夫人旣不善，胡足効哉？

新序雜事
篇四文略

同。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韓非子喻老篇〕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燧焚。故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

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

〔韓非子難二篇〕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

〔續漢書五行志六注引馬融集〕融延光四年日

食上書云臣伏見日食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
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
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
前志無以復加乃者蕝氣于參臣前得敦朴之人
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
其于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
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
申誠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
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
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
皆粗圖一時之權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

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于其易也，爲大于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

于今。

樹達按融傳，融嘗注老子。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韓非子喻老篇〕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

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賤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新書審微篇〕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

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史記蘇秦傳〕秦說楚威王曰：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

〔吳志孫策傳注〕孫盛曰：策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爲之於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鶡冠子備知篇〕德之盛，山無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爲也。故爲者敗之，治者亂之。

〔文子上仁篇〕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

之，不留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文子符言篇〕山生金石，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文子符言篇〕學敗于官茂，孝衰于妻子，患生于

憂解，病甚于且瘡，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韓非子喻老篇〕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韓非子喻老篇〕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

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書藏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韓非子喻老篇〕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

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韓非子難二篇〕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

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
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必姦待耳目之
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
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毒聰明，勞智慮
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
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
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
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
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
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
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

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文子道原篇〕見前五十七章人多伎巧條。

〔後漢紀靈帝紀下〕袁宏曰：在溢則激，處平則恬，
水之性也；急之則擾，緩之則靜，民之情也。故善治
水者引之使平，故無衝激之患；善治人者雖不爲
盜，終歸刻薄矣；以民心爲治者，下雖不時，終歸敦
厚矣。老子曰：古之爲道者，不以明民，將以愚之，故
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文子自然篇〕王公修道，功成不有，不有卽強固。

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卽德深，德深卽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淮南子說山訓〕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

〔後漢書南匈奴傳〕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旣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

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境垵之人，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

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文子符言篇〕人之情，心服于德，不服于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人之欲貴于人者，先貴于人，欲

尊于人者先尊于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卽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卽幾于道矣。

〔文子道德篇〕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蟻飛蠕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

〔文子道原篇〕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

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于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我有二寶，持而保之；

〔韓非子解老篇〕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二寶，持而寶之。

一曰慈，二曰儉，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韓非子解老篇〕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

慈，故能勇；

〔韓非子解老篇〕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

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韓非子解老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

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韓非子解老篇〕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韓非子解老篇〕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

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韓非子解老篇〕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

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淮南子道應訓〕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蓄澗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唯知言者之謂乎！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

文子微明篇文略同，
彼作文子問老子語。

〔文子精誠篇〕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僇，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漢書楊雄傳〕雄解難云：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

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
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
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掄六
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百牙
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饜人亡，則匠石輟斤而
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埃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
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
希，此非其操與？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呂氏春秋似順論別類篇〕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莖不殺，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

〔淮南子道應訓〕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

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經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重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武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二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

故老子曰：知而不知，上矣；不知而知，病也。

〔文子符言篇〕時之行，動則從，不知道者福爲禍；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也；不知知，病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潛夫論思賢篇〕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韓非子喻老篇〕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

也不病。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淮南子道應訓〕 惠子孟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效。

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子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

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
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
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
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
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
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
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
寡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
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翟墨無地而爲君，無
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
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設有其志，則四境之

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

惠孟子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

故老子曰：勇於敢則殺，五字據王念孫校增勇於不敢則活。

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文子道德篇文略同。

〔淮南子人間訓〕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

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

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

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

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

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

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

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列子力命篇〕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病，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解？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

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滯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遺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鸞熊語文王。

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後漢書郎顛傳〕顛條便宜云：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否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効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尹文子大道下篇〕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淮南子道應訓〕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

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蛩蛩。駟驢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蛩蛩駟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

〔文子上仁篇〕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

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後漢書郎顛傳〕顛條便宜云：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

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淮南子道應訓〕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

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攸非謂柅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攸非敦然瞋目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攸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

〔淮南子精神訓〕見前五十章夫何故條。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

〔列子黃帝篇〕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弼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

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淮南子原道訓文子

道原篇文皆略同。

〔說苑敬慎篇〕見前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條。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文子十守篇〕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淮南子道應訓〕見前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條。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淮南子道應訓〕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湧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王先

馬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淮南子道應訓〕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也。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

〔淮南子道應訓〕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二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

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二，故有二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新序雜事篇四文同。

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文子微明篇〕見前三十一章。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史記伯夷傳〕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文子符言篇〕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莊子胠篋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

知而无道，則天下大亂矣。

〔史記貨殖傳〕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戰國策魏策一〕魏公叔座爲魏將，而與韓趙戰

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

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揅而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形地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鬻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于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鬻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旣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

爲人己愈有，旣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老子古義卷下竟

天文圖 味而不言 望人又

人言言通以與人心

漢代老學者考附錄

漢世老子之學盛行，詩家如韓嬰，所著韓詩外傳，稱述老子之言。又如董仲舒力主屏百家以尊儒術者也；其所著書中，亦頗有道家言。然則文景二帝好老子，其風所被廣矣。余今考得傳記明載習老子或稱好其術，凡得五十餘人；其非毀老子者，凡二人。所據以司馬班范荀袁五家之書為主；其有漏略，他日詳焉。

蓋公，曹參。

史記曹相國世家云：參之相齊，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即見。蓋公爲言治道貴

清靜而民自安，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又樂毅傳贊云：樂臣公學黃帝老子。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又太史公自序云：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陳平。

漢書陳平傳云：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

田叔。

史記田叔傳云：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漢書田叔傳云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

河上公，漢文帝。

河上公序老子云親以所注老子授文帝。

史記禮書云孝文卽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

風俗通正失篇云然文帝本脩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

隋書經籍志道德經注云漢文時河上公注。

司馬季主。

史記日者傳褚先生補云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

寶太后，漢景帝，寶氏子弟。

漢書田蚡傳云：太后好黃老言。

又外戚傳云：寶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寶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

又儒林傳云：太皇寶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

樹達按漢書楊雄傳贊謂景帝以爲老子過於五經，見後司馬遷條下。

又按文帝寶后景帝皆習老子，則一家夫婦父子同好也。

直不疑。

史記萬石張叔傳云：不疑學老子言。

漢書同。

王生

史記張釋之列傳云：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
漢書同。

汲黯

史記汲黯列傳云：黯學黃老之言。

漢書汲黯傳云：黯學黃老言。

鄭當時

史記汲黯列傳云：鄭當時者，字莊，莊好黃老之言。

漢書鄭當時傳云：當時好黃老言。

黃子，司馬談。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

漢書司馬遷傳同。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弑也。

司馬遷

漢書楊雄傳贊云：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

樹達按：談遷父子世學老子。

楊王孫

漢書楊王孫傳云：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

劉德

漢書楚元王傳云：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

荀悅漢紀十八云：宗正陽成侯劉德者，辟彊之子也，好黃老術。

樹達按：德爲劉向之父，向有老子說，見藝文志，亦父子世學老子也。

鄧章

漢書晁錯傳云：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鄧先時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嚴遵。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云：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

蜀志秦宓傳云：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

隋書經籍志：道德經注云：梁有隱士嚴遵注二卷。

鄰氏， 傅氏， 徐氏， 劉向。

漢書藝文志有老子鄰氏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說。

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
蔡勳。

後漢書蔡邕傳云：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常時爲郿令。

安丘望之，耿况，王伋。

後漢書耿弇傳云：父况，字俠游，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李注引稽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也。

皇甫謐高士傳云：望之著老子章句，故老子有安

邱之學扶風耿況王伋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

隋書經籍志道德經注云梁有漢長陵二老母丘

望之注二卷

班嗣

漢書敘傳云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按漢人諱莊為嚴

杜房

弘明集五引桓譚新論祛蔽篇云余嘗過故陳令

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淡養性致

壽數百歲

甄字

東觀漢記云字清靜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

馮衍。

後漢書馮衍傳衍自論云：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

樹達按自論又云：馮子以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又顯志賦云：大老聃之貴玄，又云：名與身其孰親，皆用老子文，則衍誠慕老者也。

向長。

後漢書逸民向長傳云：好通老易。

高恢。

後漢書逸民梁鴻傳云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

任光。

袁宏後漢紀二云光好黃老言，爲人純厚。

樹達按范書不載。

任隗。

後漢書任隗傳云隗少好黃老，清靜寡欲。

後漢紀同。

樹達按隗，光之子也，此亦父子世學。

范升。

後漢書范升傳云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湛于恭。

後漢書湛于恭傳云：恭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進對陳政，皆本道德。

楚王英。

後漢書楚王英傳云：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

鄭均。

後漢書鄭均傳云：均少好黃老書。

東觀漢記云：均治尚書，好黃老，淡泊無欲，清靜自守，不慕游宦。

樊融。

後漢書酷吏樊曄傳云：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樊瑞。

後漢書樊準傳云：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

翟酺。

後漢書翟酺傳云：好老子。

馬融。

後漢書馬融傳云：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

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楊厚。

後漢書楊厚傳云：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

者二千餘人。

周總。

後漢書周總傳云：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

矯慎。

後漢書逸民傳云：矯慎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道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
漢桓帝。

後漢書循吏王渙傳云：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又西域傳云：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

樹達按：此竟以老子爲教主矣。

張角。

後漢書皇甫嵩傳云：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

向栩。
樹達按：此後世道教之始，與老子之學蓋遠矣。

後漢書獨行傳云：向栩，向長之後，恆讀老子。
樹達按：長好老子，見前，此亦家世其學也。

折像。

後漢書方術傳云：像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

劉先。

後漢書劉表傳注引零陵先賢傳云：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

馮顥。

華陽國志云：馮顥，字叔宰，廣漢郫人也。作易章句，修黃老，恬然終日。

附非毀老子學者二人。

轅固生。

漢書儒林傳云：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

劉陶。

後漢書劉陶傳云：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

匡老子，反韓非，復子孟軻。

十三年六月三日，遇夫寫於北京屯絹胡

同寓廬。

老子古義附錄竟